

事實查核工作如何面對 AI 時代的資訊操弄

文 / 陳慧敏 (FactLink 數位素養實驗室創辦人與記者)

新聞是挖掘真實的工作，但我所進入的卻是謠言田野——在2019年到2024年，我因緣際會跨足事實查核領域，學習運用公開情報與開源工具進行數位調查。以事實查核為主的「打假」跟報導真實的傳統新聞工作有許多不同，我也因此打開不同的新聞視野。

事實查核的方法學，有一部分來自OSINT (Open Source Intelligence, 開源情報) 與數位調查，從2022年以來的烏俄戰爭、以哈衝突、伊朗戰爭，甚至性剝削犯罪調查、詐騙犯罪調查等，都可以見到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、BBC新聞與優秀的OSINT調查團隊共同合作，而能夠跳脫單一消息來源的困境並進一步挖掘真相，製作出提供豐富資訊的報導。

於是，我的新聞生涯就從挖掘資料、採訪的新聞傳統技能轉向學習數位調查，面對各種疑難雜症的謠言，就像思考如何解題破關一樣，靠著跟同事不斷練功來精進。同時，事實查核也有其迷人的方法學，讓我有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的訓練：比如，運用LINE



聊天機器人來跟個別讀者建立互動，謠言通常是由讀者提供給查核組織，因此我也需要學習思考如何透過查核報告和分析文章來跟公眾對話。

從國內到國外，在謠言田野中追求嚴謹與速度

在謠言田野的每一天，其實都是灰頭土臉地不斷查證、跟最惡意的謠言對打，除了必須完全仰賴團隊工作外，還需要好運氣和傻勁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2020年和2024年兩次總統選舉。2020年投票之夜，網路流傳一則「開票喊2號，但畫記卻畫3號」的影片，當時的同事在收到謠言影像後，在15分鐘內即破案——原來影片的聲音來自立委開票，拍攝畫面卻對準總統開票。

2024年總統大選的投票夜，則有一則「開票箱底藏選票」的影像。我們在當晚查證不出確切的人事時地物，最年輕的查核同仁投票不給過；為謹守查核嚴謹，決定隔日再繼續努力。最後，我和同事幸運地從影像找出「好像在屏東」、「看起來像是國小」的線索，再往下追查出確切的投開票所，才快速地掌握了事件原委。

闢謠的工作也經歷了COVID-19疫情和中國數次軍演。我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時候，恰好與國際事實查核聯盟副總監報導中國抓捕幾個踢爆「不知名肺炎」的爆料者，我回報此事件後也促成「新冠事實查核聯盟」成立，成為查核組織的第一個全球協作計劃。2022年8月，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訪台之後，中共發動軍

演，我跟同事破解一張新華社造假、美聯社全球放送、國際媒體都刊登的照片——解放軍監控和平火力發電廠。這張照片最後讓美聯社下架，也直接指控新華社偽造不實照片的行徑。

從謠言傳播到AI技術的資訊操弄——媒體生態的嚴峻挑戰

謠言進化得很快，當我在2025年跟夥伴共同成立數位素養實驗室（FactLink），已經看到謠言已不再是高分享的單則貼文或影像，而是更為細膩的「資訊操弄」，同時，AI技術大躍進，讓資訊操弄伎倆、手法更加詭譎多變。

資訊操弄手法很多，比如，造謠者透過PTT貼文或Threads貼文放假文件或造假事件，造成網友熱議，媒體小編若缺乏查證能力，就可能誤改寫為新聞報導；另外，造謠者透過「獨家爆料」的模式，讓媒體記者寫成新聞或讓網紅、政治名嘴主導話題，讓公眾討論歪樓或失焦。

今年以來，以AI技術來捏造AI影像和貼文已經變得更加容易，相較於過去，內容農場新聞更大量地佈建在公共討論場域，資安研究者也不時抓到AI機器人帳號，我們已隱隱然感覺到，AI不僅是帶來正面的改變，也可能被資訊操弄者拿來作為工具進而產生更大的破壞力。



我思考的是，媒體工作者們該如何增能培訓：如何透過學習新工具、如何透過更多的調查方法，來面對這個資訊生態系的嚴峻挑戰與威脅。也許個人或單一組織的力量很微薄，但資訊操弄帶來的威脅，並不是個人去跑出「獨家」新聞、或完成一個傲人專題就能捍衛；它是更大的工程，需要不同領域的工作者一起協作，在新聞工作領域裡共同增能前進，才能應對。

跟謠言對打這麼久以來，我時常感覺自己很像是「盲劍客」，看不到數位網路上的造謠者是誰，但從一來一往的對打裡，逐漸捉摸出對方的套路、路數和思考。今年更深刻感覺到面對的挑戰已經升級，因為AI技術和資源，都放大資訊操弄的聲勢和量能，更加快對打的速度。

過去長期做事實查核記者比較像是「地面部隊」，因為這是一個跟單則謠言打仗的工作，每則傳言都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氣去破解、去跟公眾對話，不過，現在則需要期許自己找到新的方法學去掌握「資訊操弄」。最重要的問題是「如何識別」？我覺得必須要思考「誰從造謠、資訊操弄裡得到利益」，再進而掌握資訊操弄的手法與伎倆，從中去思考作為記者的角色，有沒有新的對應方法與工具？這個把研究消化、轉譯為記者工作方法思路的工作，角色也介於研究者和記者之間，是我和夥伴正在進行的摸索。



避免資訊操弄社會對立，媒體工作者需要更多方法與工具

資訊操弄的企圖，是讓台灣社會的你我，失去相互對話的能力。在民主社會中，公眾應該基於事實，來抒發各自的見解、意見，在多元的聲音中能夠產生對話，並在對話裡彼此傾聽、理解與包容，最後再求同存異，在喧囂中找到互信和力量，共同推進。

造謠者陣營的意圖很簡單，就是激發情緒、讓人們莫名地對立起來，這些莫名的仇恨、誤解，讓人與人之間失去相互對話的空間，也失去思考的可能性。我最擔心的，就是這種「激發情緒」和對立，讓社會分化的資訊操弄。

而「假訊息之外」，AI時代的資訊操弄的另一個危機，是大量地產製AI餵水，讓公眾失去注意力。該怎麼辦呢？作為新聞工作者，我仍舊堅信，記者在資訊操弄風暴裡如何去蕪存菁、辨識並過濾AI廢文，帶著讀者一起閱讀自己的好作品，仍是重要的。深入挖掘事件脈絡，精準呈現事實的高品質新聞，依然是社會公眾共同討論與對話的基礎，因此讓公眾願意跟好的媒體一起，願意耐著性子閱讀和思考，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、共同思考，就是台灣社會追求共好的動能。

記者的角色已經不能只侷限於傳統的編採工作，更應該要借借力資安分析、數位調查、科技工具研發、數據分析、AI等領域，去尋找新的資源、工具、方法學和夥伴力量——這是一個媒體記者工作需要更用功的時刻。

